

一城银杏一城秋

□黎海



小爱 摄

时令已漫过大雪，达城的大街小巷仍奢侈地拥有着绚烂的秋色。这秋色，是银杏树给予的，慷慨、霸气，带着被季节宠溺的有恃无恐。人一走出家门，便会陷在这巨大、温柔的秋色里，日子过得幸福而错乱。

清晨七点的文兴街还睡眼惺忪，卖早点的店铺早已热气腾腾。渣渣包店内，两位大婶正一前一后地守着蒸笼等候顾客。店面虽小却干净整洁，吃包子馒头的人络绎不绝。后面的大婶问：“现在几点钟了？”前面的大婶盯着店外的银杏树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应该才七点多点儿嘛，你看这银杏树叶子还是浑黄的，再过一会儿就要亮些，九点多钟太阳出来时就是霞光乱灿的。”

一直以来，我都想与冬天有一场郑重的约会。不是瑟缩在帘后偷窥它，也不是全副武装与它隔雾对峙——而是怀着愉悦的心情走进它的腹地，用呼吸、体温、汗水、眉眼，与它真情相拥。于是，我选择在清晨，于开江之畔的滨水景观大道、三里田园与荷花世界，跑步赴约。

热身时，天色仍是夜的黑洞，宛如一块浸透寒气的墨玉。路灯未熄，在霜雾中泛着昏黄的光，有些清暖而淡泊的意味，映着河边斑驳的树枝轻轻摇曳。这条依河蜿蜒的步道，平日最是热闹，此刻却静得只听见脚步的“嚓嚓”声。河面已结了一层乳白的薄冰，像蒙着轻纱，失了夏日的潋滟、秋日的深沉，只留下一片坦荡的灰白，延伸至目之所及。

跑起来时，风迎面拂过，带着初冬特有的清冽。起初只觉风尖细如冰冷的松针，轻刺脸颊与耳垂。渐渐跑开后，身体里躲藏的小火炉便燃烧起来。呼吸与心跳成

多么有意思的表达，这是属于农耕文明特有的物候语言。“浑黄”“霞光乱灿”这些可爱的词值得我细细咀嚼。抬眼望去，银杏树叶的颜色果然不很明朗，是模糊的黄。前面的大婶不知道自己造就了金句，仍淡然地准备随时揭开蒸笼，把滚烫的小笼包送到客人手中。我的心中早已泛起涟漪，离开乡村数年，好久没有听到如“三月杏花开”“六月秧分蘖”这样的土话了，银杏树唤醒了大婶对于乡土的朴素表达，大婶又生成诗句赠与我，我记忆中的乡居岁月开始微微泛青。

其实，银杏树给我的幸福感远不止于此。小区旁边的文兴街就是有名的银杏大道。这条街很窄，仅容两辆车并排通过，路边的两排

银杏树却十分高大，且枝叶繁茂，枝丫交错着伸向街心，整条街都被拢在一片金黄的穹顶之下。多少个晨起日落，我从这条街上走过，喜见它成长的每一步。从银白树皮冒出的小痘痘，变成毛茸茸的绿芽，接着绿芽幻化为碧绿的叶和粉绿的果，再到此时满树的金叶子，每一帧都是我日子里最鲜活的点缀。许多时候，我被那一抹生机绊住，挪不开脚步，久久地在树下驻足仰望，如孩童般沉思。

下雨的秋日清晨，银杏树是让人怜爱的。街道如和着冰凌的湖水，早餐店里的热气向外翻涌，行人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大街一片清冷。如银针的雨丝慢慢地稀疏地织着，银杏叶在雨中静默地低垂着，直到叶面溢满凉凉的清泪，“啪”地轻轻落下，那声音混杂着细碎雨声，绵长、悠远，像是银杏树在低语。雨中的路灯仿佛也结着愁绪，灯光显得有些无力，懒懒地照着，弥漫着孤寂与伤感。银杏树很自然地走进了《三言二拍》或是《聊斋》的故事里，那昏黄朦胧的光影里，应该掩映着一座书斋，里面的书生正孜孜不倦地夜读，以泅渡他穷苦的前半生。那重重叠叠、薄如蝉翼的叶片后，应该有一位在纸上写出“谢”字的绿衣女子，翩然而来，然后缱绻而去。

夕照下的银杏树却给人极致的宁静。半山腰的太阳如一位慈祥的老奶奶，她的爱温暖且力度刚刚好，此时的银杏树是她最中意的孩子。饱满的阳光泼下来，所有的银杏树都变得通透光亮，脉络在光线下清晰如刻，叶片的边缘被镀上金边，每一枚叶片里仿佛都住着一尊菩萨，将整棵树编织成一座流动的佛龕，佛光由内而外地流动着。行人从树下走过，影子与光斑交织，自然沾染了禅意，脚步不自觉地放缓，所有的纷扰和浮躁都会归

于平静，眼中只有这金色流光的世界。

更华丽宏大的秋色还需到城市的休闲之所去感受。城市运动公园、塔沱湿地公园、莲花湖湿地公园和梨树坪湿地公园里，银杏树成了主角，一棵棵大树泛着金光，老远就将人俘获。

与一排大树对望，它们的枝干舒展，像一座座金黄的、凝固的喷泉，将最华美的水花定格在半空。那叶子黄得极有层次：向阳的一面，是明晃晃的、带着玻璃质感的金箔色；背阴处，则沉淀出一种厚重的、蜜蜡般的暖黄。叶片精巧，边缘是流畅的波浪，叶脉从根部分开，细细密密地铺展，像美人罗扇的骨。

它们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王公贵胄，动情中意时便一掷千金，这满地的碎金轻易买下我等小市民半天的光阴。老人们眯着眼，坐在长椅上，享受着悠闲的日光浴；年轻的女子变换着姿势，把美美的自己和金黄的银杏树都装进相机；孩子们尖叫着冲进金色的毯子里，打滚、蹦跳，捧起一大把落叶高高扬起，银杏叶像他们的笑声一样四处飞散。风是这种场景里唯一的导演。它不来时，万叶静悬，整棵树便是一盏辉煌的宫灯。它若来了，哪怕只是最轻的一丝叹息，满树的“金箔”便簌簌地响动起来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它们下落的样子，不像飘零，更像在舞蹈——打着旋儿，翻着身，曳着阳光的金线，迟迟地、依依不舍地，扑向大地的怀抱。

我弯下腰捡起漂亮的一枚，这近乎完美的叶片是银杏树的一个“昨天”呀！而我掉落的无数个昨天是什么模样呢？又一个今天即将庄重地落幕，我的今天该怎样过才会再饱满一些，才配得上这金色的、慷慨的馈赠呢？

冷空气相遇交织，在全身形成一层温暖的屏障。这由身体创造的微小“春天”，正与广袤的冬日温柔对峙。城市渐渐苏醒，车声人语如熟悉的背景乐渐次响起。而我刚从一场与冬天的约会归来，内心如被清泉涤荡——褪去浮躁，滤尽杂音，只剩一片澄澈的安宁，以及那悄然滋长的、安静而蓬勃的生机。

这场奔赴让我懂得：冬天赠予人的，从来不是单调的萧索。它是一场关于内心的朝圣——教人在寒冷中守护内心的温度，在寂静里聆听生命的脉动，在万物敛藏的时节学会积蓄与等待。冬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，将最珍贵的领悟馈赠给愿意走近它的人。

我如约而至，以奔跑的姿态。而冬天回馈我的，远不止一场简单的晨练，它让我带回了被汗水浸透的畅快，带回了被晨光照亮的清醒，带回了一片可以安放心灵、宁静的山海，也带回了一个被冬日重新淬炼过的、更加丰盈而坚韧的自己。

冬约

□张元静

了耳畔最忠实而有力的鼓点，每一步都踏着生命的节奏。风不再那么凛冽，而是温柔地捎走早起残存的困倦。呼出的白雾在身后迅速消散，成了留给清冷空气转瞬即逝的签名。

天色就在这时悄然改变。东边天际那片青灰的墨玉渗入一丝淡光，如恋人羞怯的初吻。道旁绿肥红瘦的枝丫慵懒地伸向天空，被温柔的晨光镀上一缕极细的金边，竟透出几分油画般的静美。光影在枝丫间游移，将冬日的简素勾勒得层次分明。

抵达荷花世界时，晨练的人多了起来：有像我一样戴着耳机独自奔跑的中年大叔大妈；有三三两两结伴、低声交谈着慢跑的少男少女；也有神情安详、甩开手臂健步

走的老人。我们不交谈，只以目光交汇，或会心地一笑——谁都没有辜负冬天这清冽的邀请。这无声的共鸣，在清冷的晨光中化作暖流，比任何寒暄更慰藉人心。

绕至“风月踏琴”景观时，汗水已浸透脊背。恰逢太阳冉冉升起，金光越过地平线，将湖水清晰地剖成两半：近光处波光跃动，如碎金欢腾；背光处静默深沉，似墨玉凝寒。这一动一静、一暖一寒，竟如此和谐地共处于一湖冬水之中。我忽然明白，季节的沉默不是静止，而是最深沉的积蓄——或许只需一声惊雷、一场春雨，整个冬天的蕴藏便在瞬间释放。

回程时，我放慢脚步。朝霞已染红天空，云彩镶着瑰丽的边。身上的汗水仍在微微蒸腾，热气与清